

中國現代軍事文學叢書

國內革命戰爭

紅軍不怕遠征難

(下)

陳靖

黎白◎著

大眾文藝出版社

中国现代军

——国内革命战争

红军不怕远征难

★(下)

陈靖 黎白◎著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军不怕远征难 / 陈靖, 黎白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3.5 (2009.1 修订)

(中国现代军事文学丛书. 国内革命战争 / 黎白主编)

ISBN 978-7-80171-003-1

I. 红…

II. ①陈… ②黎…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6454 号

红军不怕远征难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)

北京市顺义康华福利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710 × 1000 毫米 1/16 印张 26 字数 212 千字

2009 年 4 月修订版 2009 年 4 月第 2 版第 2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171-003-1

定价: 59.60 元 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 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 100009

内容提要

一九三六年春天，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处在两个高潮之间。中央红军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下已经跋涉长征两万五千里，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。这时，红二方面军在任弼时、贺龙等同志率领下开始了伟大的长征。这是最末一批进行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。正因为是最末一批，它所遭遇到的困难也是极多的。这本书，就是描写在这一巨大的行动中的一个片断：一支红军的先头部队在通过云南、西康等地遇到的国民党军队阻拦、追赶，以及通过藏族兄弟地区和亘古无人烟的雪山所遭遇到的种种困难。

目 录

第一章	(1)
第二章	(37)
第三章	(47)
第四章	(63)
第五章	(83)
第六章	(97)
第七章	(129)
第八章	(141)
第九章	(161)
第十章	(169)
第十一章	(179)
第十二章	(203)
第十三章	(237)
第十四章	(261)
第十五章	(289)

目 录

第十六章 (305)

第十七章 (323)

附录一：部分战争事件 (337)

附录二：红军革命中的故事 (389)

第十二章

1

这里没有森林，却有着像森林一样的山。道路蜿蜒在半山腰上，像藤子盘在树上，穿过来，再穿过去。

从山间的盘肠小道上往下看，左下方，那汹涌澎湃的金沙江只是一条细细的玉带。再从小路上抬起头来向更高的地方看去，在山腰间稍为平坦的地方、弯弯曲曲的地方……都排列着许多节木筒子，很像一条条被切断了无数节的巨蟒。那是当地藏民们为了能够喝到难得的泉水而专门设置的“润槽”。这种润槽是很奇特的。因为这一带地区特别缺少水源，居住在山峦中的藏人便设制了一种东西，那是用粗大的树干挖空了中心，使它成为一个管子似的东西。在山凸凹的地方接上这些筒子，使水顺着筒子里流出来，而不令其任意流到人们所取不到的地方。凡是顺水流下的转弯处或是遇到了短短的断层崖，便摆上更多的筒子来引水。泉水长年地流着，倘若

因为自然条件的改变而改变了流水的方向，藏民们就将筒子也一起移动。这样，山下的泉水有时在山石上流着，有时又必须顺着筒子流，一直可以流到藏民居住的寨子里去。倘若有人抽掉其中任何一段筒子，泉水就会从崖上飞散，而不能被人们所用。这种木筒子做成的润槽又分成好几个支流，也就是说有好几个可以打到水的水口，供当地藏民自由地用水。在不生长森林、只露出青灰色和深褐色的山石上，排放着一排排的“润槽”，使人们看起来，真是别有一股风味。

早晨，太阳虽然被山崖遮住，然而天是亮了。起床号响起来，各个红军连队的起床号在各个半山腰间嘹亮地响着，这一片交响乐似的声音震动了甜睡的山谷，唤出了娇羞的太阳，催起了满山的走得疲倦了、沉睡不醒的红军战士们。紧接着人喊马嘶，歌声笑声，炊事员的切菜声，铁铲碰铁锅的叮当声，小娃娃的哭声，母亲的低低的催眠曲声……混成了一片。山谷中立时又是一番景象。添了这些人，给深山僻谷长年幽静带来了气象一新的活力。

王二田从一个岩洞里钻出来，伸着懒腰，揉着眼睛。当他睁眼一看这巍峨的群山，不由吸了一口凉气。他回过头来，看见连长李冬生正在他身后站着，也是带着惊诧的眼光望着这莽苍的群山。

原来，他们站在一座大山的山腰，一眼就可以看见对面三五里远的山崖。在两山之间，隔了一条深深的断层沟。从沟南到沟北，两山相隔的路程直径只需半小时的工夫，但是除了飞鸟而外，人是腾跃不过去的。真正走起来，得翻下山沟再爬上山梁，走到对面的山上去。这翻上翻下的路还是棋盘似的看不清楚的崎岖小路。

王二田吃惊地看着这种山路，伸了伸舌头，朝李冬生说：

“连长，咱们多亏是走在前边，你看这山，爬了一天，才走这么近，够多急人。”他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说：“要都碰上这样的鬼山啊，走上十年，我看，也走不出一百里地去。真糟心！”

李冬生看着对面山上的红军战士也都从山石缝里、岸石洞中、石头上爬起来，他很有兴致，便朝王二田笑着说：

“昨天你不是说，找中央红军去，北上抗日去，多远也能走么？这个山，就能走上十年？”

“嘿，连长，你可真是的，找中央红军，路上要全都是这种山，我就爬它一辈子。”王二田笑着说。

“光爬山爬一辈子？”李冬生摇摇头说：“革命大事呢？咱们留给谁？”

王二田笑了。他没有说什么。他默默地看着对面山上的战士们，一会儿，他又偷偷看看李冬生。连长已经显然瘦弱很多了。左臂上的伤口已经合上了，但看起来，左胳膊比右胳膊细了一个圈。而且，过江以来，连长更不怎么好说话了，总是一声不吭地走在连队前边，总是扛机枪，为战士背步枪。若有个别的战士在漫长的道路上走得心烦意懒，说几句怪话，发个脾气，李冬生只是默默地为这个战士背上枪，严肃地盯他一眼。那个战士就老实了，再抢过连长为他背的武器，大步地走起来。尽管这样，连长依然常常发怔，特别是一个人坐下来休息或是晚上宿营的时候。王二田猜得出连长在想着什么，想着谁，这次，他又看见连长站在那里，两眼直勾勾地盯住山峰。王二田实在忍不住了，说：

“连长，你得爱惜一点自己的身体啊！”

李冬生没有表情地看了看王二田，说：

“我哪里不爱护自己呢?将来,我还得给蒋介石找点麻烦哩!”

“连长,”王二田低声地说:“我知道,你想指导员。”

李冬生看了他一眼,没有回答。

“指导员养好了伤和病,他也许比我们先会合中央红军!”王二田满怀希望地说着。事实上,他又何尝不想张孟华呢?还有,他的哥哥是死是活呢?他看了看李冬生,李冬生却盯着岩石。

“连长,我总有个想法,就是何干事和我哥哥他们一定不会牺牲的,他们还正在追咱们哩!”王二田这种感觉是李冬生也有的,也特别希望的。

“嗯!”李冬生没有表示态度。

“连长,你说他们能找上咱们么?”

“啊!”李冬生的脸色很难看。

“连长,你说王大田能碰上指导员不?”

“嗯!”

王二田看了看连长,充满信心地说:

“连长,依我看,他们是找咱们来了。我做过梦,梦当然不能算数,可我心里也老有这么个感觉。你看,”他说着从腰间拔出一个连鞘的子母匕首来。

李冬生默默地看着王二田手中的短匕首和那个挺漂亮的鲨鱼皮刀鞘。

“我和我哥哥,一人有一对这样的刀,全都是一模一样的,这是我们祖传的呢!昨天,快进山沟的时候,我在三岔路口用了一把,只一甩,就钉在顶显眼的大树上,这是告诉他要往这条路走。”王二田充满希望地、天真地看着李冬生,说:“王大田准能看得见,只

要他能看见，就准顺着路找咱们来了。你说呢？连长。”

李冬生笑了，他喜爱战士们怀念同志的心情，喜爱这种诚挚的怀念，他自己也同样有着这种心情，只是控制得更严，压抑得更深，使自己默默地咀嚼着这种痛苦的怀念，而不愿意使战士们看出而已。事实上，他并没有掩饰住这种不可能隐藏的心情。战士们也都看出来了。他们了解连长的脾气、思想和性格，正如李冬生了解自己连队的每一个来历不同，受旧社会压迫相同的战士一样。

“连长，你说呢？”王二田闪着眼睛，看着连长，等待着连长的回答。

李冬生看着王二田天真的脸色，便热情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肯定地说：

“我相信！”

王二田的希望和幻想得到了共鸣，他就好像感觉到王大田已经看见钉在树上指路的尖刀，顺着山间的小路走过来了。而且，王大田是满面红光的，有说有笑的，还有指导员、青年干事、宣传员……都是在一起……他是如何地希望这种想法能成为事实呵！因为他的希望也是连长的希望，更是全连同志们的希望呵！他陷在美好的沉思里了。

李冬生看了看王二田，便朝战士们走去。他要检查连队的行军准备工作了。

卫生员蔡家瑁走过来了，愁眉苦脸地朝李冬生低声说：

“连长，全连从昨天到今天，连一滴水也没喝上。我的八卦丹还是在云南搞的，昨天就分光了。战士们可是渴坏了。再走，人的体力可就支持不住了。”

李冬生皱着眉头，拍了拍蔡家瑁说：

“小鬼，你别耍花招，给我留了几片八卦丹？”

蔡家瑁无可奈何地说：

“六片。”

“不少，”李冬生点点头，“不走不行，谁渴得受不住，就把八卦丹给谁，我一片也不要！”说着，他迈开了大步走了，走着还说：“困难啊，小鬼，都忍住点吧！前边有涧槽，还搞得到水。”

王二田舐了舐干裂的嘴唇，又看了看李冬生苍白的脸和那干裂得像鱼鳞似的嘴，他抬起头看了看山上的涧槽，说：

“同志们，别着急。”就走到李冬生跟前说：“连长，我去打一桶水来！”

李冬生想了想，明明是昨天半夜里炊事员没有打着水，但是他还同意地点了点头。

“等着吧，老王给你们打水去啦！”王二田喊着，背上枪，提上水桶，向山上爬去。他不断地停下来，喘着气，擦着汗。

这时，有一个藏人在远远的山石背后埋伏着。他疑惑地看着这伙队伍，睁着大大的眼睛，闪着仇恨的眼光。他看到几个红军从各个山崖山石上向他所守护的涧槽爬来了，他连忙将长柄砍刀斜插在背后，伏下身来，连蹿带爬向涧槽奔去。然后，他伸出双手抱住了一节粗粗的木筒子，用力一挪，泉水从他的双手上流过去。于是，水再也不从涧槽里流过去，而是向着高崖飞散了。

水，漫流在山崖上，山坡上，飞溅着星星般的水花。

王二田几次伏在山上，他头昏、口燥，力气直感不足，最后，好不容易地爬到涧槽底下的水口，可是，最后的水刚刚流过去。他

使劲用手捧着槽底，却是连泥浆也没有。他想舐舐湿润的槽底，刚刚把头俯下来，闻着了一股清彻心肺的凉气，又猛然抬起头来，咬紧了嘴唇，站起身来，提起水桶，自言自语地：“不行，想干什么？所有的同志都渴着，我舐槽底么？”刚才这个俯下头来的举动，更引起了他的烦躁。

王二田提起空桶，又顺着流水的方向爬去。

前边，也有个同志在山崖上爬行着，水却刚刚流过去了。

再前边，还有一个同志提着水桶，扶着山石，满头大汗地朝涧槽走着，然而，水也是刚刚流过去。

这一边，在山崖的后面，水流被阻断了原来的方向，漫山遍野的流着。水渗入了山石缝中，冒着白色的泡沫，流过岩石，涌起白色的水花，往断崖口流下去，闪着浅蓝色的光，发出潺潺的响声。

王二田颠颠簸簸地下来了。他提着那没水的桶，起先，大家都欢喜地向他奔去，等他走到跟前，都站住了，沉默了。

只有蔡家瑁，看见王二田扒开衣服，瞪着眼，满头汗珠，朝人们发怔的神色，急忙走过去，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盒，小盒里又有一个纸包，露出六片棋子大的深褐色的八卦丹。他小心地从一片上掰下一半来，递给王二田，关心地说：

“含在嘴里，和喝水一样。”

王二田粗暴地推开蔡家瑁伸过来的手，握住了脸，一闪身跑开几步，蹲下了。

“吃了吧，”李冬生站在一旁，一直是看着水桶发怔，这时，他扶起王二田。

“连长，我心里难受。那个药，留给别人吃吧！”

李冬生没有再劝解，他正了正军帽，扛起机枪，朝着连队嘶哑“忍耐点，同志们，怕不怕困难，就在这时候看！”他抢过王二田身上的步枪，背上，大步走在前边，朝队伍把手一扬：王二田从地上蹦起来，几步赶上李冬生，抢过自己步枪，又抢机枪，说：“连长，给我！”王二田抢过机枪来，挺起胸膛，闪着燥得发火的眼睛，紧紧跟在李冬生的身后边，迈开了大步。

战士们嘴干唇裂，身上和火烧一样的难挨。有的人紧紧抓住了前襟，有的人咬住了干干的毛巾，有的人脱了上身军衣，光着身子背上背包、粮食、枪支和空空的水壶，向前迈着困难的步。

蔡家瑁冒着汗，跑前跑后，供应着那六块八卦丹，却好像是一个不合人意的供应人员，任凭他把半块八卦丹递给谁，那个人必然是先瞪他一眼，然后再笑笑，推开他的手，谢绝了他的好意。或者是说：“给别人，别人比我还渴！”而别人呢，也是这么一句话。

疲乏的队伍，但又是坚定的队伍，排成一字长线，依然是按照行军应有的速度向前走着。

2

红军在半山腰间的盘肠小道上豪迈地前进着。

红旗在半山腰间的盘肠小道上迎着风飘扬着。他们从晨光熹微的清晨，干渴地走到暴热的太阳正照在头顶上的中午。人们的身上都晒出了汗，却换不到一滴清凉的水。

团政委陈星兆站在山间的小路上。他的右手吊着纱布，纱布上还渗出了干了的血渍。他穿着整齐的军装，戴着发了白的军帽。在他那极瘦的脸上闪着一对发光的眼睛。他站在那里，看着从他身边走过的、凝视着前方的、迈着艰难步伐的部队。

担架队疲乏地、缓慢地从他身边走过，他看着伤病员，说着：“一先到前边休息一下，就会有水了。同志们。”

李冬生带着连队走过来了。

陈星兆喊住了李冬生。

“通知担架队原地休息，你们连负责掩护。”

李冬生立正称是，同时，看了看政委焦黄的脸，吊了绷带的手，没有再说什么。

陈星兆握住李冬生的手，又轻轻摸了摸李冬生的左臂，关心地问：

“李冬生，伤口没犯？”

“没有！”李冬生盯着政委的受了伤的胳膊。

陈星兆知道李冬生想说什么了，便扬了扬自己的受伤的膀子，

笑着说：

“我可又犯了！真是开我的玩笑。”

“政委，我们连还有八卦丹，吃了能解渴的。”李冬生看看政委的嘴唇又白又干，急忙喊着蔡家瑁。

“慢一点，你们有多少？”

“六块！”李冬生连忙又说：“我们并不最渴啊！”

“好吧，这样处理，”陈星兆想了想说：“四块拿给担架队，分给伤病员们吃，两块留给你们连。‘其中，你一个人要吃一块的四分之三。’”

“政委你呢？”

“我么？”陈星兆笑了，“八卦丹吃多了是不合适于我这个人的。刚才，我好像是吃了一整块。味道很苦。”

“政委，我也是今天才吃了一整块的，”李冬生解释着：“真是苦。”

“尝尝吧，政委，连长，”蔡家瑁早就站在一边看着这两个撒谎的人，他将一块八卦丹掰成两半，说：“这种药是清凉剂，去暑退热，能顶一碗水。政委，连长，它是甜的，一点也不苦！”

陈星兆看着李冬生，李冬生看着团政委。两个人都笑了。陈星兆笑着拍了拍蔡家瑁的肩膀说：“好了，小卫生员，都拿去吧，都给伤病员们拿去吧。我们两个既然是都说吃过了苦味的，想必是八卦丹有两种，一种苦，一种甜，偏偏你不知道有苦味的。”

“八卦丹就没有苦味的。”蔡家瑁不服气地说：“还有，我们连长从来连看都不看，还说吃了一整片呢！”

“小鬼，快！送给伤病员去！”李冬生绷着脸命令地说。

蔡家瑁撅着嘴，朝担架队跑去了。

陈星兆看蔡家瑁跑开了，便朝李冬生说：

“老李，注意些身体哟！同志。目前是很困难的，可是今后，还会有更大的困难啊！”

只有在上级面前，李冬生不必隐藏自己的痛苦。他沉着脸说：“困难当然是困难。战士们都渴坏了，硬是找不到水……我又想不出办法。”他难过地说：“要是张孟华同志也在，有了他，他会比我有办法。指导员偏偏留下了。”

“是啊，都一样。”政委点点头说：“你看，我也想不出顶好的办法，还挤走了你们连最后的八卦丹呢！团长牺牲了，还不是我一个人当家么？”

李冬生不语地站在那里。

“要活泼些子吗。”陈星兆愉快地说：“和张孟华同志学习学习，他可是一个刀放在脖子上还能开玩笑的人啊！”

李冬生沉默地听着，像一个小学生站在老师面前。他不仅听懂政委的话，而且能理解政委的话里那种深深含意。他知道，在最困难的时候，每一个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，每一个哪怕是最微小的思想反映，都会给战士们带来极大的影响。在这种时候，领导干部，共产党员的作风、谈笑、毅力和精神会直接鼓舞着战士。他本来是个粗声大气的直爽人，当困难的斗争来到的时候，他不自觉地比平日更沉默、更严肃。李冬生想到这里，那个瘦瘦的、闪着两只发光的眼睛的张孟华就映现在他眼前。他想着当战士们和这个瘦瘦的指导员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的、爽朗的笑声和歌唱声。